



顏氏家訓序

昔我皇祖迪哲垂範立訓有典有則  
以貽子孫子孫克遵厥訓明徵定保  
至於今有成法予小子欽念哉粵我  
皇祖邁種德在齊有黃門侍郎公在  
唐有魯國常山公在宋有潭州安撫

公文章節義昭回於天壤揚耿光而  
垂休裕用大庇於我後人而黃門公  
所著家訓迪我後人德業尤切子孫  
靈承厥志曰惟我祖之德是彝是訓  
罔敢遏佚前人光茲予其永保哉自  
時厥後寔微寔曷子孫有弗若厥訓

亦弗克保厥家則訓教之不立也凡  
民性非有恒善惡罔不在厥初圖惟  
厥初莫先教訓詩曰螟蛉有子果臝  
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言子必用  
教教必用善也教之以善猶懼弗率  
况導之以不軌不物俾惟悖淫是即

其何善之有故子之在教也猶金之  
有錙永之有源也錙正則正源清則  
清弗可改也已我黃門祖恭立厥訓  
佑啓後人後人有弗獲觀厥訓以閑  
於有家若瞽之無相俛俛乎其曷所  
底止哉邦大懼祖德之克宣子孫之

弗迪也爰求家訓俾子孫守焉厥惟  
我顏氏之文獻乎子孫如是乎有徵  
焉罔或失墜則我顏氏忠義之家風  
與家訓俱存而不泯豈曰小補之哉  
昔

萬曆戊寅季冬茶陵平原派三十四

代孫顏志邦書

顏氏家訓序  
家訓二十篇自吾黃門侍郎祖始著  
謹按侍郎既著是訓繼而其子諱思  
魯以博學善屬文官至校書東宮學  
士愍楚直內史游秦校秘閣再傳至  
夔府長史贈虢州刺史諱勤禮弘文

館學士師古相時司經校定經史育  
德三傳至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  
諱昭甫以至濠州刺史贈秘書監元  
孫暨通議大夫贈國子祭酒太子少  
保諱惟真遂生我魯國公諱真卿常  
山太守杲卿與夫司丞春卿淄川司

馬曜卿胤山令旭卿健為司馬茂曾  
杭州參軍缺疑金鄉男允南富平尉  
喬卿左清道兵曹幼輿荆南行軍允  
臧其後復生彭州司馬威明昆季佐  
父破土門同時為逆胡所害者八人  
建中改元魯國遷秩之際子姪同封

男者亦八人又其後魯國五世孫諱  
翊為台州招討使翊為永新令是皆  
奕葉重光聯芳並美顏氏於斯為盛  
謂非家訓所自不可也自是而後歷  
宋而元仕籍雖不之而彰顯不逮前  
豈非家訓失傳之故歟迨入

國朝

文廟靖內難時沛縣令伯瑋父子死  
忠則我招討使之後自永新徙廬陵  
之派者也其猶有魯國常山之餘烈  
而得家訓之墜緒乎書曰毋忝爾祖  
聿脩厥德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顏氏家訓序  
顏氏之子若孫其遵承是訓而脩德  
積善則前日之盛未必不可復也是  
固吾之所願望者也是為序  
正德戊寅冬十二月丙寅八十五翁  
廣烈拜手謹序  
序畢

顏氏家訓目錄

卷上

序致篇第一

教子篇第二

兄弟篇第三

後娶篇第四

治家篇第五

風操篇第六

慕賢篇第七

勉學篇第八



卷下  
文章篇第九

名實篇第十

卷下

涉務篇第十一

省事篇第十二

止足篇第十三

誠兵篇第十四

養生篇第十五

歸心篇第十六

書證篇第十七

音辭篇第十八

雜藝篇第十九

終制篇第二十

新刻顏氏家訓卷上

北齊

瑯琊

顏之推

著

明

錢唐

胡文煥

校

序致篇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複遞相模倣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闐閱則堯舜之道不如

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賢於傅婢  
寡妻耳 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齟齬便蒙誨誘  
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  
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  
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徒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  
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  
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  
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以後大過稀  
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  
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

書之誠經目過耳故留此二十篇以爲汝曹後範耳

教子篇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  
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  
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  
金櫃子生咳嗔師保固明仁智禮義導習之矣凡庶  
縱不能爾當撫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  
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  
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  
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慾宜誠翻獎應訶反

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子云少成后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耳當以疾病爲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爲三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所寵失於教

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周逖抽腸爨鼓云 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

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月嫌疑之誠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

其意見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

慧帝及后並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為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器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典御進新冰鈎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

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毋實為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為靈龜明鑒也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

兄弟篇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

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  
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  
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妹之比  
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  
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  
移者免夫 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  
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  
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

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頹毀之慮如  
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  
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  
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踈薄羣從踈薄則僮僕爲讐  
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回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  
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  
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  
弟者何其能踈而不能親也 姊妹者多爭之地也  
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  
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

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薄義也若能恕已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爲愛弟不及愛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璉嘗與兄璉連棟隔壁璉呼之數聲不應良久方荅璉怪問之乃云向來未着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後娶篇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竒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竒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竒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蚤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鬪鬪之耻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毋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

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身沒之後  
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  
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  
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  
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  
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  
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  
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  
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  
每居己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為防焉故虐之異姓

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為讐家有此者皆門  
戶之禍也 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  
基謀皆已成立而再取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  
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  
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 後漢書曰安帝時  
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  
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  
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遂之乃廬於  
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  
喪過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



齊民要術卷之五  
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  
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  
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  
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  
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治家篇第五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  
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  
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  
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笞怒廢

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  
其不遜也寧固又云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  
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  
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  
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鷄豚  
之善埒園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  
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以足但  
家無鹽井耳今北上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

江南奢侈多不逮焉。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饜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婢糶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為薪，略盡聞之，顰蹙卒無一言。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饑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米為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

領軍貪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一千，朝夕肴膳以十五錢為率，遇有客旅更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人為生，與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甌酒，數臠肉，壻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

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  
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姑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  
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  
恒代之遺風乎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  
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  
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頽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  
汝之 河北婦人織紵組紉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  
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  
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爲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  
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

如此而望福於天乎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  
使遣婚堅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  
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 婦人之  
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  
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  
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食此其相報也家之  
常弊可不誠哉 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  
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  
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  
招羞恥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

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犬鼠之所毀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費

風操篇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七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皆有節度亦爲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爲節度相承行之故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所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似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

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  
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  
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脩牋書  
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  
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怨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  
事也近在揚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  
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  
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  
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  
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

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烟有  
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  
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  
魏公子楚太子皆名幟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  
上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  
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  
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  
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  
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爲孫地吾親  
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

座百犯聞者幸苦無僂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  
故名相如顧元歆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  
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晏嬰祖孫登連古人姓  
為名字亦鄙事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為畜產今世  
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為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  
掩耳况名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  
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  
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為百代典式豈  
得尚作關中舊意乎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  
歡笑不以為嫌 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

陳思王稱其父為家父母為家母潘岳稱其祖曰家  
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  
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俚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  
言己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  
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  
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  
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為家姑家姊班  
固書集亦云家孫今竝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  
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則加  
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

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 南人冬至歲首不肯喪家  
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  
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  
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竝至門相見則揖  
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  
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  
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且諸  
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  
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  
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愷愷無言者須言闕闕必以文

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  
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己則當避之名位未高  
如爲勲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取煩重感辱  
祖父若沒言湏及者則歛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  
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  
其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  
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  
兄弟爲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爲安貼也北土都不  
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  
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

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微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竝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

責飄飄舟渚一百諸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事歧路言離觀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爲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羣從世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



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  
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  
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  
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荅云骨肉易  
踈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  
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爲丈人  
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  
屬者爲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  
俗呼爲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  
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

皆呼祖僕射爲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  
相戲者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  
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  
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絳王丹與  
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  
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尚書王元  
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  
不足怪也禮間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  
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哀小功總麻哀容  
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哀皆論哭有

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暮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又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怨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

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

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獸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烈灰被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

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二親既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鑊閉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江南風教其父獎爲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圖寫爲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

食居家唯以搗糗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啜炙預章熊康父以醉而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食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讀用政爲常所講習讐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爲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等第四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

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脉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  
數日而亡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  
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衆務耳必  
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奧室不妨  
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盡無  
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  
歲仕修感念哀甚隣里聞之爲之罷社今二親喪亡  
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  
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縉綏綏兄弟竝爲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爲照字

唯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  
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  
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  
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爲賓而旦於公  
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  
往時以爲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  
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  
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  
兒親表聚集致讌享焉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

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為  
 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  
 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  
 此事亦絕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  
 世諱避觸途急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彌彌是父之  
 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侑痛下  
 聲交切字訓詁云痛而諱也諱人音羽反今北人痛  
 則呼之聲類音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  
 其鄉俗竝可行也 梁世被擊劾者子孫弟姪皆詣  
 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粗

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  
 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菴於所署門不敢迎宅動  
 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  
 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  
 皆為怨讐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劉洽為御史中丞初  
 欲彈劉孝綽其兄漑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  
 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  
 服以臨師將軍鑿函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  
 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  
 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為臨深履薄之狀焉父

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  
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叅軍李猷  
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  
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  
申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此人甚輕此  
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  
父爲兄託子爲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  
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晉文公  
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反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  
失教之家閭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

江南深以爲耻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爲士大夫有  
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  
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膊也  
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  
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  
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心醉寃迷向慕之也人  
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  
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

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  
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  
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  
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  
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  
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饑  
渴校長短覈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  
子爲東家丘昔虞國宮之竒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  
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  
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寫人

之美以為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  
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  
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  
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為楷法  
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  
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  
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那  
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  
不爲世所稱亦是竒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  
尚書儀曹郎末爲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

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  
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  
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一宿不  
辦遂得百餘日抗拒亮逆于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  
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  
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  
已懸矣 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使沈涵縱恣畧無綱  
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  
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爲李昭所戮  
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

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  
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  
張延雋之爲晉州行臺左丞匡維主將鎮撫疆場儲  
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羣小不得行志同力  
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亡  
之迹啟於是矣

勉學篇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  
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汝耳士大夫  
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



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  
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爲  
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  
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  
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耻涉農  
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  
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  
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  
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共入地何借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  
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  
不燻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履坐碁子  
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  
仙明經求第則顧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  
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  
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  
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  
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  
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

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  
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  
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  
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  
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  
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  
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  
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  
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  
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

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  
神所不能隱也有容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  
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匡時富國以取卿  
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兼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饑寒  
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  
金玉木石也修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  
自美其鑿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  
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鑿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  
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  
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

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  
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  
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爲將  
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  
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  
蹤跡猶蒙被而卧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  
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  
跨馬被甲長鎗強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  
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本上接  
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神移風易

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  
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刑物執轡如組反風  
滅火化鷓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  
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  
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  
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  
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是人開心明目利於行  
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  
不憚劬勞以致甘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  
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

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効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  
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  
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恠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  
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凋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  
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  
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藹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  
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  
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  
縱不然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  
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

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間其造  
屋不必知楣橫而椽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  
黍遲也吟嘯談詭諷詠辭賦事既優閑材增迂誕軍  
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  
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  
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鷓臬如  
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  
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  
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  
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

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  
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  
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  
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  
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  
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  
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  
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  
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  
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

面墻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  
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  
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  
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  
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  
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非之年  
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  
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  
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縉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  
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

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  
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  
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  
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  
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  
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  
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  
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  
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兼美  
吾無問焉俗間儒士不涉群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

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  
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云  
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  
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  
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  
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常玄成傳  
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  
玄成如此學也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肖以  
物累已也故藏名柱石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  
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

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已身周孔之業棄之度  
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  
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  
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  
鑿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  
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  
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已  
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誠之譬也謝幼  
輿賊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  
袖玄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

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  
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  
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  
贊大猷化行都色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荆  
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  
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  
音指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齊孝昭帝侍婁太后  
疾容色顛顛服膳減損徐之才為灸兩穴帝握拳代  
痛瓜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既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  
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

此良由無學所爲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修飾之况餘事乎 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况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爲勤篤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

辦賞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寮案綺以才華爲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全紫光祿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大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此乃不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夕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閭



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  
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坐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  
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  
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  
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叅伺動靜爲  
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  
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  
夷童仆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  
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  
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

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  
以學爲教使汝棄學徇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  
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藿緼褐我  
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益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  
是稠人廣坐謬誤羞慙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  
莒拏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  
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  
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當世  
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

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耳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躡鴟芋也乃爲芋字人饋羊肉答書云捐惠躡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顛項字項當爲許錄反錯作許緣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翻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暮年之後更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誤焉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

閨位謂以僞亂真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奇注以馬乳爲酒也種桐乃成二字竝從手撞都扌反

桐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桐之今爲酪酒亦然向學士又

以爲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爲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爲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不學問羞爲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爲周

鄭謂霍亂為博陸上荆州必稱峽西下揚都言去海  
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  
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  
件傳相祖述尋問莫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於莊生有  
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  
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  
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高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  
有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為夸  
毗呼高年為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  
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

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  
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  
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  
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况異代各

人乎

世人皆以通俗文為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  
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  
己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  
人為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  
木傍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

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之鐘不調一何可笑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  
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未能曉及  
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獵餘聚獵音亢仇舊是漫欲亭上音武安反下音仇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  
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蛄二首韓非子曰垂有蛄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  
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蚕蛹名蛄音潰又非二音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

此亦古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栢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西門徐整碑云洎流東□□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蛄字也  
洎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即以洎為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勿勿相承如此不知  
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遊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  
遽者稱為勿勿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荅云是  
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

訪蜀土呼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  
下爲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  
壻竇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族呼之  
爲鷓吾曰鷓出上黨數曾見之色竝黃黑無駁雜也  
故陳思王鷓賦云揚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鴝音雀  
佯鷓而青出羗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  
諱純既不涉學遂呼萼爲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倣  
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  
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萼水鄉所出今鄉食者綠  
葵菜耳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覆寃

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聞儒  
行敏行曰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  
乎荅曰未之寃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  
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  
爲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  
亦爲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楊雄劉向方稱此  
職耳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  
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文章篇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榮擢生於書者也序述論

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楊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諫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下長安眉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

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狀路粹隘狹已甚陸機實號麗疎繁欽性無檢格劉禎屈強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疎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正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

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  
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  
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  
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  
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  
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務歸蚩鄙  
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  
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  
爲<sub>力正</sub>論<sub>反</sub>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

詭擊邢魏諸公衆共朝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醜酒招  
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  
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  
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  
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  
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  
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益世亦俟河之  
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  
也自春秋已來家有犇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  
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

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爲豺狼在魏  
製檄則自紹爲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  
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楊雄曰吾子  
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壯夫不爲也余竊  
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  
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  
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  
引詩證之楊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  
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  
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周章怖懼不達天

命童子之爲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  
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爲數子  
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  
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 齊  
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  
劉逖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  
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  
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幸笑曰可矣凡爲文章  
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  
躅放意填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



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  
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  
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  
此安能獨遠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  
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  
今實遠但緝綴踈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  
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  
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  
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  
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

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啟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  
草上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盪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  
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  
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  
覺若曾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  
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佞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  
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  
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  
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

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  
舍里名勝毋曾參歛襟益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  
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往往  
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  
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  
孺詩云颯颯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濠又颯  
颯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詩  
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謂如此流比幸須避  
之北面事親別舅橋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栢  
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

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廙也  
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  
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凡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  
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  
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  
爲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倚  
歟我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  
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  
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陳思王正帝  
誅遂深永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

父於重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  
丘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  
忽登遐陸機又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倪  
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舉人也王粲贈楊德祖  
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况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嬪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  
皆爲生者悼往苦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  
言詩格既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凡詩人之作刺  
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  
謳篇前叙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

疎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  
祠不述赧王靈帝乎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  
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  
輕議之今指知决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誠詩云  
有鷩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鷩雉雌聲又  
云雉之朝鳴尚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雌雄雉鳴  
潘岳賦曰雉鷩鷩以朝雌是則混雜其雄雌矣詩云  
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  
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惱有如孔懷  
心既痛矣即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

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  
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  
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  
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  
而文士往往誤作鳥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  
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而  
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枕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  
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鑿上音狼鑿下音當銀鑿  
大鑿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蓋烈太子亦是數千卷  
學士嘗作詩云銀鑿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爲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鷺軍  
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  
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  
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王之瑕宜慎之王  
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  
爲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  
咏以爲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艸  
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  
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  
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愨梁室上

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踈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  
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  
不愜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侶之言楊都論者恨  
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  
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蘧居響北闕愴愴乎麥反不  
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  
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  
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  
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

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為冠絕

名實篇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  
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  
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  
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  
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  
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  
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故

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千櫓也密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于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孝悌

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以苦塊之中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甘其餌者遞相吹噓朝廷以爲文華亦嘗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讌言面相討試竟日歡諧辭人滿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

問曰王珽杼上終葵首嘗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圜  
勢如葵葉耳韓既有學忍笑爲吾說之 治點子弟  
文章以爲聲價太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  
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鄴下有一少年出爲襄國  
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  
役握手送離或齎黎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  
情所不忍道路饑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吝於口  
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偽情觸  
塗難繼功積遂敗損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  
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迹鳥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

人以為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  
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  
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真風矣勸一史魚而  
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  
不絕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  
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  
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衆矣夫脩善立  
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  
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鬼爽俱昇松柏偕茂惑矣  
哉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  
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  
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  
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  
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  
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

新刻顏氏家訓卷下

北齊 瑯琊 顏之推 著

明 錢唐 胡文煥 校

涉務篇第十一

夫君子之處世貴能有益於物耳不徒高談虛論左  
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國之用材大較不過六事  
一則朝廷之臣取其鑒達治體經綸博雅二則文史  
之臣取其著述憲章不忘前古三則軍旅之臣取其  
斷決有謀強幹習事四則藩屏之臣取其明練風俗  
清白愛民五則使命之臣取其識變從宜不辱君命



六則興造之臣取其程功節費開略有術此則皆勤  
學守行者所能辦也人性有長短豈責其美於六塗  
哉但當皆曉指趣能守一職便無媿耳 吾見世中  
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  
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  
戰陣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  
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務也晉朝南  
渡優借士族故江南冠帶有才幹者擢爲令僕以下  
尚書郎中書舍人已上典掌機要其餘文義之士多  
迂誕浮華不涉世務纖微過失又惜行捶楚所以處

於清名益護其短也至於臺閣令史主書監帥諸王  
籤省並曉習吏用濟辦時須縱有小人之態皆可鞭  
杖肅督故多見委使蓋用其長也人每不自量舉世  
怨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見  
其睫耳 梁世士大夫皆尚襜衣博帶大冠高履出  
則車輿入則扶持郊郭之內無乘馬者周弘正爲宣  
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常服御之舉朝以爲放達至  
乃尚書郎乘馬則糾劾之及侯景之亂膚脆骨柔不  
堪行步體羸氣弱不耐寒暑坐死倉猝者徃徃而然  
古人欲知稼穡之艱難斯蓋貴穀務本之道也夫食

爲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種之蓀鉏之刈穫之載積之打拂之簸揚之凡幾涉手而入倉廩安可輕農事而貴末業哉江南朝士因晉中興南渡江卒爲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僕爲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

省事篇第十二

銘金人云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至哉

斯戒也能走者奪其翼善飛者減其指有角者無上齒豐後者無前足蓋天道不使物有無焉也古人云多爲少善不如執一鼯鼠五能不成伎術近世有兩人朗悟士也性多營綜略無成名經不足以待問史不足以討論文章無可傳於集錄書迹未堪以留愛翫卜筮射六得三醫藥治十差五音樂在數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畫繪碁博鮮卑語煎胡桃油鍊錫爲銀如此之類略得梗槩皆不通熟惜乎以彼神明若省其異端當精妙也 上書陳事起自戰國逮於兩漢風流彌廣原其體度攻人主之長短諫諍

之徒也許羣臣之得失訟訴之類也陳國家之利害對策之伍也帶私情之與奪遊說之儔也總此四塗賈誠以求位鬻言以干祿或無絲毫之益而有不省之困幸而感悟人主爲時所納初獲不貲之賞終陷不測之誅則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之類甚衆良史所書蓋取其狂狷一介論政得失耳非士君子守法度者所爲也今世所觀懷瑾瑜而握蘭桂者悉恥爲之守門詣闕獻書言計率多空薄高自矜夸無經略之大體咸糠粃之微事十條之中一不足採縱合時務已漏先覺非謂不知但患知而不行耳或

被發姦私面相酬證事途迴冗翻懼憊尤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此乃僥倖之徒不足與比肩也諫諍之徒以正人君之失爾必在得言之地當盡匡贊之規不容苟免偷安垂頭塞耳至於就養有方恩不出位干非其任斯則罪人故表記云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論語曰未信而諫人以爲諂已也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湏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材能斟酌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劫持宰相瑕疵而獲酬謝或有誼晤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得官謂爲才力何

異盜食致飽竊衣取溫哉世見躁競得官者便爲弗  
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然亦至也見靜退未遇者  
便爲弗爲胡成不知風雲不與徒求無益也凡不求  
而自得求而不得者焉可勝算乎 齊之秀世多以  
財貨託附外家誼動女謁拜守宰者印組光華車騎  
輝赫榮兼九族取貴一時而爲執政所患隨而伺察  
既以得利少以利治微染風塵便垂肅正坑穽殊深  
瘡痍未復縱得免死莫不破家然後噬臍亦復何及  
吾自南及北未嘗一言與時人論身分也不能通達  
亦無尤焉 王子晉云佐饗得嘗佐鬪得傷此言爲

善則預爲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凡損於物  
皆無與焉然而窮鳥入懷仁人所憫况死士歸我當  
棄之乎伍負之託漁舟季布之入廣柳孔融之藏張  
儉孫高之匿趙岐前代之所貴而吾之所行也以此  
得臯甘心瞑目至如郭解之代人報讐灌夫之橫怒  
求地游俠之徒非君子之所爲也如有逆亂之行得  
臯於君親者又不足卹焉親友之迫危難也家財已  
力當無所吝若橫生圖計無理請謁非吾教也墨翟  
之徒世謂熱腹楊朱之侶世謂冷腸腸不可冷腹不  
可熱當以仁義爲節文爾 前在修文令曹有山東

學士與關中太史競曆凡十餘人紛紜累歲內史牒  
付議官平之吾執論曰大抵諸儒所爭四分并減分  
兩家爾曆象之要可以晷景測之今驗其分至薄蝕  
則四分疏而減分密疏者則稱政令有寬猛運行致  
盈縮非算之失也密者則云日月有遲速以術求之  
預知其度無災祥也用疏則藏奸而不信用密則任  
數而違經且議官所知不能精於訟者以淺裁深安  
有肯服既非格令所司幸勿當也舉曹貴賤咸以爲  
然有一體官耻爲此議苦欲留連強加考覈機杼既  
薄無以測量還復採訪訟人窺望長短朝夕聚議寒  
暑煩勞背春涉冬竟無與奪怨謂滋生赦然而退終  
爲內史所迫此好名好事之辱也

止足篇第十三

禮云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  
其窮唯在少欲知止爲立涯限爾先祖靖侯戒子姪  
曰汝家書生門戶世無富貴自今仕宦不可過二千  
石婚姻勿貪勢家吾終身服膺以爲名言也 天地  
鬼神之道皆惡滿盈謙虛冲損可以免害人生衣取  
以覆寒露食取以寒饑乏爾形骸之內尚不得奢靡  
已身之外而欲窮驕泰耶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

有四海貴為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况士庶乎常  
以為二十口家奴婢盛多不可出二十人良田十頃  
堂室纔蔽風雨車馬僅代杖策蓄財數萬以擬吉凶  
急速不啻此者以義散之不至此者勿非道求之  
仕官稱泰不過處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後顧五十人  
足以免耻辱無傾危也高此者便當罷謝偃仰私庭  
吾近為黃門郎已可收退當時羈旅懼羅謗讒思為  
此計僅未暇爾自喪亂已來見因託風雲徼待富貴  
旦執機權夜損坑谷朔歡卓鄭晦泣顏原者非十人  
五人也慎之哉慎之哉

誠兵篇第十四

顏氏之先本乎鄒魯或分入齊世以儒雅為業徧在  
書記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人焉秦  
漢魏晉下逮齊梁未有用兵以取達者春秋之世顏  
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闔夫爾齊有顏涿聚趙有顏  
寂或作聚漢末有顏良宋有顏延之並處將軍之任竟  
以顛覆漢郎顏回自稱好莖更無事迹顏忠以黨楚  
王受誅顏俊以據莖威見殺得姓已來無清操者唯  
此二人皆罹禍敗頃世亂離衣冠之士雖無身手或  
聚徒眾違棄素業徼倖戰功吾既羸薄仰惟前代故

讀中義論卷十  
廿七  
冥心於此子孫誌之孔子力翹門關不以力聞此聖  
證也吾見今世士大夫纔有氣幹便倚賴之不能被  
甲執兵以衛社稷但微行險服逞弄拳腕大則陷危  
亡小則貽耻辱遂無免者國之興亡兵之勝敗博學  
所至幸討論之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為主  
畫規以謀社稷君子所耻也然而每見文士頗讀兵  
書微有經略若承平之世睥睨宮闈幸災樂禍首爲  
逆亂註誤善良如在兵革之時構扇反覆縱橫說誘  
不識存亡強相扶戴此皆陷身滅族之本也誠之哉  
誠之哉習五兵便乘騎上可稱蓋表爾今世士大夫

但不讀書即稱蓋夫兒乃飯囊酒甕也

養生篇第十五

神仙之事未可全誣但性命在天或難種植人生居  
世觸途牽繫幼少之日既有供養之勤成立之年便  
增妻孥之累衣食資須公私勞役而望遁跡山林超  
然塵滓千萬不過一爾加以金玉之費鑪器所須益  
非貧士所辦學如牛毛成如麟角華山之下白骨如  
莽何有可遂之理考之內教縱使得仙終當有死不  
能出世不願汝曹專精於此若其愛養神明調獲氣  
息慎節起居均適寒暄禁忌食飲將餌藥物遂其所

稟不爲夭折者吾無聞然諸藥餌法不廢世務也庾  
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髮猶黑鄴中  
朝士有單服杏仁枸杞黃精木車前得益者甚多不  
能一一說爾吾嘗患齒搖動欲落飲食熱冷皆苦疼  
痛見抱朴子牢齒之法早朝叩齒三百下爲良行之  
數日即平愈今恒持之此輩小術無損於事亦可修  
也凡欲餌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但須精審  
不可輕服近有王愛州在鄴學服松脂不得節度腸  
塞而死爲藥所誤者甚多 夫養生先須慮禍全身  
保性有此生然後養之勿徒養其無生也單豹養於

內而喪外張毅養於外而喪內前賢所戒也嵇康著  
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餌之徵而以貪  
溺取禍往世之所迷也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  
涉險畏之途干禍難之事貪欲以傷生讒慝而致死  
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  
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自亂離已來吾  
見名臣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  
懣侯景之亂王公將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無全  
者唯吳郡太守張嶷建義不捷爲賊所害辭色不撓  
及鄱陽王世子謝夫人登屋詬怒見射而斃夫人謝



遵女也何賢智操行若此之難婢妾引決若此之易  
悲夫

歸心篇第十六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業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音  
具諸經綸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  
略重勸誘爾原夫四塵五廕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  
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惠豈徒七經百  
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  
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禁外典仁  
義禮智信皆與之符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

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淫之禁也信者不妄  
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燕享刑罰固民之性不言卒  
除就為節使不淫濫爾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  
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  
方為迂誕也其二以言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  
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也其四以糜費  
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如報善  
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後世之乙乎為異人也今  
並釋之于下云 釋一曰夫遙大之物寧可度量今  
人所知莫若天地天為積氣地為積塊日為陽精月

為陰精星為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有墜落乃為石矣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屬一星之徑大者百里一宿首尾相去數萬百里之物數萬相連闊狹從斜常不盈縮又星與日月形色同爾但以大小為其等差然而日月又當石也石既牢密烏兔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間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寧當氣墜忽變為石地既滓濁法應沉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之下復何有物江河百谷從何處

生東流到海何為不溢歸塘尾閭滌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誰所節度天漢懸指那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天地初開便有星宿九州未劃列國未分翦疆區野若為疆次封建已來誰所制割國有增減星無進退災祥禍福就中不差乾象之大列星之數何為分野止繫中國昂為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彫題交趾獨棄之乎以此而求迄無了者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凡人之信唯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儒家說天自有數義或渾或蓋乍宣乍安斗極所周管維所屬若所親見不容

不同若所測量寧足依據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  
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怕沙世界微塵數劫也而鄒衍  
亦有九州之談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  
信有木大如魚漢堇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  
見錦不信有虫食樹吐絲所成昔在江南不信有干  
人羶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世有  
祝師及諸幻術猶能履火蹈刃種瓜移井倏忽之間  
十變五化人力所爲尚能如此何況神通感應不可  
思量千里寶幢百由旬座化成淨土踊出妙塔乎  
釋二曰夫信謗之微有如影響耳聞眼見其事已多

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黨差闌終當獲報耳善  
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  
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  
躄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  
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爲惡而儻值福徵  
便可怨尤卽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  
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釋三曰開闢已來不  
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  
行棄而不說若覩凡僧流俗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  
勤豈教者之爲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

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  
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  
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  
法服已墮僧數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白衣猶不  
啻山海也 釋四曰內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  
若能誠孝在心仁惠爲本須達流水不必剃落鬚髮  
豈今鑿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爲僧尼也皆由爲  
政不能節之遂使非法之寺妨民稼穡無業之僧空  
國賦算非大覺之本旨也抑又論之求道者身計也  
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誠臣徇主而棄

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儒有不屈王侯高尚  
其事隱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計其賦役以爲  
罪人若能偕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穰佉之  
國則有自然稻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蚕之利乎 釋  
五曰形體雖死精神猶存人生在世望於後身佞不  
相屬及其歿後則與前身侶猶老少朝夕耳世有魂  
神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徵須福  
祐亦爲不少矣今人貧賤疾苦莫不怨尤前世不修  
功業以此而論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自是  
天地間一蒼生耳何預身事而乃愛護遺其基址况

於己之神爽頓欲棄之哉凡夫蒙蔽不見未來故言  
彼生與今非一體耳若有天眼鑒其念念隨滅生生  
不斷豈可不怖畏耶又君子處世貴能克己復禮濟  
時益物以家者欲一家之慶治國者欲一國之良僕  
妾臣民與身竟何親也而爲勤苦脩德予亦是堯舜  
周孔虛失愉樂耳一人脩道濟度幾許蒼生免脫幾  
身罪累幸熟思之汝曹若觀俗計樹立門戶不棄妻  
子未能出家但當兼修戒行留心誦讀以爲來世津  
梁人身難得勿虛過也儒家君子尚離庖厨見其生  
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拆像未知內教皆

能不殺此乃仁者自然用心舍生之徒莫不愛命去  
殺之事必勉行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  
數甚多不能悉錄耳且示數條於末梁世有人當以  
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枝臨死髮  
中但聞啾啾數千雞雛聲江陵劉氏以賣鱓羹爲  
業後生一兒頭是鱓自頸以下方爲人耳王克爲  
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羔繩解來投一客  
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  
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鱓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  
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梁孝元在江

新氏家言卷下  
州時有人爲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  
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剝柱屏除形像鋪  
設牀坐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  
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臥簷下稍醒而  
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楊思遠爲  
西陽郡守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饑民盜田中麥思遠  
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  
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  
非手殺牛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  
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

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世  
癡人不識仁義不知富貴並由天命爲子娶婦恨其  
生資不足倚作舅姑之尊地虺其性毒口加誣不識  
忌諱罵辱婦之父母却云教以婦道不孝已身不顧  
他恨怛怜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  
其過鬼奪其算慎不可與爲鄰仍不可與爲援宜遠  
之哉

書證篇第十七

詩云參差荇菜爾雅云荇萋余也字或爲荇先儒解  
釋皆云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

花似萼江南俗亦呼爲猪萼或呼爲苻菜劉芳具有  
注釋而河北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  
菜呼人莧爲人苻亦可笑之甚 詩云誰謂荼苦爾  
雅毛傳並以荼苦菜也又禮云苦菜秀案易統通封  
驗玄圖曰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  
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  
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  
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  
璞注爾雅此乃識黃蔞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  
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

也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曰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  
英益知非龍葵也 詩云有杖之杜江南本並木傍  
施大傳曰杖獨兒也徐仙民音徒計反說文曰杖樹  
兒也在木部韻集音次第之第而河北本皆爲夷狄  
之狄讀亦如字此大誤也 詩云駟駟牡馬江南書  
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鄴下博士見  
難云駟以既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驛隲乎余  
答曰案毛詩云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其下又云諸  
侯六閑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駑馬若作放牧之意  
通於牝牡則不容限在良馬獨得駟駟之稱良馬天

子以駕玉輅諸侯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驛也周禮圉人職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一人圉人所養亦非驛也頌人舉其強駿者言之於義爲得也易云良馬逐逐左傳云以其良馬二亦精駿之稱非通語也今以詩傳良馬通於牧驛恐失毛生之意且不見劉芳義證乎月令云荔挺出鄭玄注云荔挺馬薤也說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廣雅云馬薤荔也通俗文亦云馬蘭易統通卦驗玄菑云荔挺不出則國多火災蔡邕月令章句云荔似挺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荔草挺出也然則月令注荔挺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率

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人或種於階庭但呼爲草蒲並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莧堪食亦名豚耳俗曰馬齒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劉緩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見此僧云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緇因呼爲荔挺法師緇親講禮名儒尚誤如此詩云將其來施施毛傳云施施難進之意鄭箋云施施舒行兒也韓詩亦重爲施施河北毛詩皆云施施江南舊本悉單爲施俗遂是之恐有少誤詩云有滄萋萋興雲祁祁毛傳云滄陰雲兒萋萋雲行兒祁祁徐兒也箋云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不



暴疾也案滄已足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  
為雨俗寫誤耳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禮云定猶豫決嫌  
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書案尸子曰  
百尺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  
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  
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  
爾雅曰猶如麕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  
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  
冰無流水聲然後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

左傳曰齊侯疾遂疢說文云疢二日一發之瘧疢有  
熱虐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為  
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疢虐音皆在世間傳本多以  
疢為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為通  
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瘧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  
足可論寧有患疥轉作瘧乎 尚書曰惟影響周禮  
云土圭測影朝影夕孟子曰圖影失形莊子云罔  
兩問影如此等字皆當為光景之景凡陰景者因光  
而生故即謂為景淮南子呼為景柱廣雅云畧柱掛  
景並是也至晉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杉音於景反

而世間輒改治尚書周禮莊孟從葛洪字甚爲失矣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  
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  
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  
於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  
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  
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詩云黃鳥于飛集於灌木傳  
云灌木叢木也此乃爾雅之文故李巡注曰木叢生  
曰灌爾雅末章又云木族生爲灌族亦叢聚也所以  
江南詩古本皆爲藂聚之藂而古叢字似寂字近世

儒生因改爲寂解云木之寂高長者案衆家爾雅及  
解詩無言此者唯周續之毛詩注音爲徂會反劉昌  
宗詩注音爲在公反又祖會反皆爲穿鑿失爾雅訓  
也也是語已及助句之辭文籍備有之矣河北經  
傳悉略此字其間字有不可得無者至如伯也執爨  
於旅也語回也屢空風風也教也及詩傳云不戢戢  
也不讎讎也不多多也如斯之類儻削此文頗成廢  
闕詩言青青子衿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服按古  
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孫炎郭璞注爾雅曹  
大字注烈女傳並云衿交領也鄴下詩本既無也字

群儒因謬說云青衿青領是衣兩處之名皆以青爲  
飾用釋青青二字其失大矣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  
須也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 易有蜀  
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王儉四部目錄不言  
姓名題云王弼後人謝昊夏侯該並讀數千卷書皆  
疑是譙周而李蜀書一名漢之書云姓范名長生自  
稱蜀才南方以晉渡江後北間傳記皆名爲僞書不  
貴省讀故不見也 禮王制云羸股肱鄭注云謂擗  
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擗甲之擗國子博士玄該云  
擗當作擗音宣擗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

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

漢書田肯賀上江南木皆

作宵字沛國劉顯博覽經籍偏精班漢梁代謂之漢

聖顯子臻不墜家業讀班史呼爲田肯梁元帝嘗問

之荅曰此無義可求但臣家舊本以雌黃改宵字爲

肯元帝無以難之吾至江北見本爲肯 漢書王莽

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閏位蓋謂非玄黃之色不中律

呂之音也近有學士名問甚高遂云王莽非直鳶臍

虎視復紫色蛙聲亦爲誤矣 簡策字竹下施束

反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爲夾者猶如

刺字之傍應爲束今亦作夾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

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史記又作悉字誤而爲述作妬字誤而爲始徐鄒皆以悉字音述以妬字音妬既爾亦可以亥爲豕字音以帝爲虎字音乎張揖云宓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宓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羲按諸經史緯候遂無宓羲之號處字從虎音呼宓字從冥音綿下俱爲必末世傳寫遂誤以處爲宓而帝王世紀因誤更之名耳何以驗之孔子弟子處子賤爲單父宰即處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城舊單父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

賤之後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較可知矣太史公記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此是刪戰國策耳按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尸雞中之主從牛子然則口當爲尸後當爲從俗寫誤也應劭風俗通云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癢不能無出言案伎癢者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藩岳射雉賦亦云徒心煩而伎癢今史記並作徘徊或作徬徨不能無出言是爲俗傳寫誤爾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妬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

結寵妾妬媚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媚媚亦妬也義見  
禮記三蒼且五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妬媚王充  
論衡云妬夫媚婦生則忿怒鬪訟益知媚是妬之別  
名原英布之誅為意貴赫耳不得言媚 史記始皇  
本紀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綰等議於海上諸  
本皆作山林之林開皇二年五月長安民掘得秦時  
鐵稱權旁有銅塗鐫銘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  
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  
狀縮灑度量剛不壘歎疑者皆壘明之凡四十字其  
一所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

之皆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  
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 左使毋  
疑凡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  
其書兼為古隸余被勅寫讀之與內史令李德林對  
見在稱權今在官庫其丞相狀字乃為狀貌之狀引  
旁作犬則知俗作隗林非也當為隗狀耳 漢書云  
中外禔福字當從示禔安也音匙匕之匙義見蒼雅  
方言河北學士皆云如此而江南書本多誤從手屬  
文者對耦並為提挈之意恐為誤 或問漢書注為  
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何故以省代禁答曰案

周禮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鄭注云糾猶割也察也李登云省察也張揖云省今省察也然則小井所領二反並得訓察其處既常有禁衛省察故以省代禁營古察字也漢明帝紀為四姓小侯立學校桓帝加元服又賜四姓及梁鄧小侯帛是知皆外戚也明帝時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為四姓謂之小侯者或以年小獲封故須立學耳或以侍祠猥朝侯非列侯故曰小侯禮云庶方小侯則其義也後漢書云鸛雀銜三鰓音善魚多假借為鱣鮪之鱣俗之學士因謂之為鱣魚案魏武四時食制鱣魚大如五斗

鱣長一丈郭璞注爾雅鱣長二丈安有鸛雀能勝一者况三頭乎鱣又純灰色無文章也鰓魚長者不過三尺大者不過三指黃帝黑文故都講云虵鰓卿大夫服之象也續漢書及搜神記亦說此事皆作鰓字孫卿云魚鱣鮪鱣及韓非說苑皆曰鱣似虵蚕似蠶並作鱣字假鱣為鰓其來久矣後漢書酷吏樊豐為天水郡守涼州為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畢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學士因循迷而不寐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後漢書楊由傳云風吹削肺

此是削札牘之柿耳古者書誤則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是也或即謂札爲削王褒童約曰書削代牘蘇竟書云昔以摩研編削之才皆其證也詩云伐木許許毛傳云許許柿貌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俗本悉作脯腊之脯或爲反哺之哺學士因解云削哺是屏障之名既無證據亦爲妄矣此是風角占候耳風角書曰庶人風者拂地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也 三輔決錄云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筩果當作魏顥之顥北士通呼物一由改爲一顆蒜顥是俗間常語耳故陳思王鷄雀賦曰頭如果蒜

目似 椒又道經云合口誦經聲璩璩眼中淚出珠

子礪其字雖異其音與義頗同江南但呼爲蒜符不知謂爲顥學士相承讀爲裹結之裹言鹽與蒜共苞一裹內筩中耳正史削繁音義又音蒜顥爲苦戈反皆失也 有人訪吾曰魏志蔣濟上書云弊劫之民

何字也余應之曰意爲劫即是斲倦之斲耳

要用字苑云斲

音九偽反字見廣雅及陳思王集也張揖吕忱並云支傍作刀劔之刀

亦是劓字不知蔣氏自造支傍作筋力之力或借劓字終當音九偽反 晉中興書太山羊曼常頽縱任俠飲酒誕節袁州號爲齶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孝元

帝嘗謂吾曰由來不識唯張簡憲見教呼爲嚶羹之  
嚶自爾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簡憲是湘州刺史張  
纘謚也江南號爲碩學案法盛世代殊近當是耆老  
相傳俗間又有齶齶語蓋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  
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傍沓顧雖博物猶出簡憲孝  
元之下而二人皆云重邊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  
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 古樂府歌  
詞先述三子次及三婦婦是對舅姑之稱其末章云  
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古者子婦供事舅姑旦夕  
在側與兒女無異故有此言丈人亦長老之目今世

俗猶呼其祖考爲先亡丈人又疑丈當作大北間風  
俗婦呼舅爲丈人公丈之與大易爲誤耳近代文士  
頗作三婦詩乃爲匹嫡並耦已之群妻之意又加鄭  
衛之辭大雅君子何其謬乎 古樂府歌百里奚詞  
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炭麩今日富貴  
忘我爲吹當作炊煮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  
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并以門  
牡木作薪炊耳聲類作炭又或作店 通俗文世間  
題云河南服虔字子慎造虔既是漢人其叙乃引蘇  
林張揖蘇張皆是魏人且鄭玄以前全不解反語通



俗反音甚為近俗阮孝緒又云李虔所造河北此書  
家藏一本遂無作李虔者晉中經簿及七志並無其  
目竟不得知誰制然其文義允愜實是高才殷仲堪  
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今復無此書未知即是通  
俗文為當有異近代或更有服虔乎不能明也或  
問山海經夏禹及益所記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  
如此郡縣不少以為何也荅曰史之闕文為日久矣  
加復秦人滅學董卓焚書典籍錯亂非止於此譬猶  
本草神農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  
臨淄馮翊等郡縣名出諸藥物爾雅周公所作而云

張仲孝友仲尼脩春秋而經書孔丘卒世本左立明

所書

此說出皇甫謐帝王世紀

而有燕王喜漢高祖汲冢瑣語乃

載秦望碑蒼頡篇李斯所造而云漢兼天下海內并

厠豨黥韓覆畔討滅殘列仙傳劉向所造而贊云七

十四人出佛經列女傳亦向所造其子歆又作頌終

于趙悼后而傳有更始韓夫人明德馬后及梁夫人

嫔皆由後人所彙非本文也或問曰東宮舊事何

以呼鷓尾為祠尾荅曰張敞者吳人不堪稽古隨宜

記注遂鄉俗訛謬造作書字耳吳人呼祠祀為鷓祀

故以祠代鷓呼紺為禁故以系旁作禁代紺字呼蓋

爲竹簡反故以木傍作展以代盞字呼鑊字爲霍字  
故以金傍作霍代鑊字又金傍作患爲鑲字木傍作  
鬼爲槐字火傍作庶爲炙字既下作毛爲髻字金花  
則金榜作華窓扇則木傍作扇諸如此類專輒不少  
又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縷是何等物當作何音荅曰  
按說文云蒼牛藻也讀若威音隱塢瑰反即陸機所  
謂聚藻葉如蓬者也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  
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  
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蒼又寸斷五色  
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蒼草用以飭物即名爲蒼

于時當紺六色罽縷作此蒼以飾緄帶張敞因造絲旁  
畏耳宜作隈 栢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書無載者  
唯闕駟千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即謂此山其上  
今猶有堯祠焉世俗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  
莫知所出趙郡士族有李穆叔季節兄弟李普濟亦  
爲學問並不能定鄉邑此山余嘗爲趙州佐共太原  
王邵讀栢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栢人縣民  
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士有巘務山王喬所仙方知  
此巘務山也巘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子書即旄丘  
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

務耳入鄴為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值其為趙州莊嚴  
寺碑銘曰權務之精即用此也 或問一夜何故五  
更更何所訓荅曰漢魏以來謂為甲夜乙夜丙夜丁  
夜戊夜又云鼓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亦云一更  
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為節西都賦亦云衛以  
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  
曉則指午矣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  
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  
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爾 爾雅云朮山  
薊也郭璞注云今朮似薊而生山中案木葉其體似

薊近世文士遂讀薊為筋肉之筋以耦地骨用之恐  
失其義 或問俗名傀儡子為郭禿有故實乎荅曰  
風俗通云諸郭皆諱禿當是前代人有姓郭而病禿  
者滑稽戲調故後人為其象呼為郭禿猶文康象庾  
亮耳 或問曰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乎荅曰帝  
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 此事本出山海經流  
作於祀主秋於月令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  
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  
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 客有難主人曰今之經  
典子皆謂非說文所言子皆云是然則許慎勝孔子

乎士人撫掌大笑應之曰今之經典皆孔子手迹耶  
客曰今之說文皆許慎手迹乎荅曰許慎檢以六文  
貫以部分使不得誤誤則覺之孔子存其義而不論  
其文也先儒尚得臨文從意何況書寫流傳耶必如  
左傳止戈爲武反正爲乏皿蟲爲蠱亥有二首六身  
之類後人自不得輒改也安敢以說文校其是非哉  
且余亦不專以說文爲是也其有援引經傳與今乖  
者未之敢從 又相如封禪書曰導一莖六穗於庖  
犧雙觶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  
導擇之勞是也而說文云導是未名引封禪書爲證

無妨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也禾一莖六穗於  
庖豈成文乎縱使相如天才鄙拙強爲此語則下句  
當云麟雙觶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吾嘗笑許純儒  
不達文章之體如此之流不足憑信大抵服其爲書  
隱括有條例剖析窮根源鄭玄注書往往引其爲證  
若不信其說則冥冥不知一點一畫有何意焉世間  
小學者不通古今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  
說文豈能悉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  
異西晉已往字書何可全非但令體例成就不爲專  
輒耳考校是非特須消息至如仲尼居三字之中兩

字非體三蒼尼旁益丘說文居下施凡如此之類何  
由可從古無二字又多假借以中為仲以說為悅以  
召為邵以間為閑如此之徒亦不勞改自有訛謬過  
成鄙俗亂旁為舌揖下無耳龜鼉從龜奮奪從瞿音館  
席中加帶惡上安西鼓外設皮鑿頭生毀離則配禹  
壑乃施豁巫混經旁臯分澤片獵化為獾音葛獸名出山海經  
寵變成寵寵音郎動反孔也故從穴業左益土靈底著器率字自  
有律音強改為別單字自有善音輒析成異如此之  
類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說文蚩薄世字從正則懼人  
不識隨俗則意嫌其非略是不得下筆也所見漸廣

更知通變救前之執將欲半焉若文章著述猶擇彼  
相影響者行之官曹文書世間尺牘幸不違俗也案  
彌亘字從二間舟詩云亘之秬秬是也今之隸書轉  
舟為日而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在二間為舟航字  
謬也春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詩說以二在天下為  
酉漢書以貨泉為白水真人新論以金昆為銀國志  
以天上有口為吳晉書以黃頭小人為恭宋書以召  
力為劬叅同契以人負告為造如此之例蓋數術謬  
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如猶轉貢字為項以叱為  
七安可用此定文字音讀乎潘陸諸子離合詩賦拭

卜破字經及鮑昭謎字皆取會流俗不足以形聲論之也 河間邢芳語吾云賈誼傳云日中必焚注焚暴也曾見人解云此見暴疾之意正言日中不須更卒然便曷耳此釋爲當乎吾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服而退

音辭篇第十八

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自楚詞之經此蓋其較明之初也

後有楊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考名物之同異不顯聲讀之是非也逮鄭玄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慎造說文劉熹製釋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證音字耳而古語與今殊別其間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孫叔言創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至於魏世此事大行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自茲厥後音韻錄出各有土風遞相非笑指馬之論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覈古今爲之析衷權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

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濁而鈍  
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然冠冕君子南方為優閭里  
小人北方為愈易服而與之談南方士庶數言可辯  
隔垣而聽其語北方朝野終日難分而南染吳越北  
雜夷虜皆有深弊不可具論其謬失輕微者則南人  
以錢為涎以石為射以賤為羨以是為舐北人以庶  
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如此之例兩失  
甚多至鄴已來唯見崔子約崔瞻叔姪李祖仁李蔚  
兄弟頗事言詞少為切正李季節著音韻決疑時有  
錯失陽休之造切韻殊為踈野吾見兒女雖在孩稚

便漸督正之一言訛替以為已罪矣云為品物未考  
書記者不敢輒名汝曹所知也古今言語時俗不同  
著述之人楚夏各異蒼頡訓詁反釋為逋賣反娃為  
於乖戰國策音刳為免穆天子傳音諫為間說文音  
戛為棘讀血為猛字林音看為口甘反音伸為辛韻  
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竒益石分作四章李登  
聲類以系音羿劉昌宗周官音讀乘若承此例甚廣  
必須考校前世反語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詩音及驟  
為在遘左傳音切椽為徒緣不可依信亦為眾矣今  
之學士語亦不正古獨何人必應隨其訛僻乎通俗

文口入室求日搜反為况侯然則况當音所榮反今  
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語之不可用者璵璠魯之寶玉  
當音餘煩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岐山當音為奇江南  
皆呼為神祇之祇江陵陷沒此音被於關中不知二  
者何所承案以吾淺學未之前聞也北人之音多以  
舉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  
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  
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夫物體自有精麤精  
麤謂之好惡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  
反此音見於葛洪徐邈而河北學士讀尚書云好呼

反生惡殺於是為一論物體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甫者男子之美稱古書多假借為父字北人遂無一

人呼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號須依字讀

耳管仲號仲父 范增號亞父案諸字書馬字鳥名或云語詞皆

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馬字音訓若訓何訓

安當音於愆反於馬逍遙於馬嘉客馬用佞馬得仁

之類是也若送句及助詞當音矣愆反故稱龍馬故

稱血馬有民人馬有社稷馬託始馬爾晉鄭馬依之

類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利昭然易曉而河北混同

一音雖依古讀不可行於今也邪者音未定之詞左



傳曰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邪莊子云天邪地邪漢書云是邪非邪之類是也而北人即呼爲也字亦爲誤矣難者曰繫辭云乾坤易之門戶邪此又爲未定辭乎荅曰何爲不爾上先標問下方刻德以折之耳江南學士讀左傳口相傳述自爲凡例軍自敗曰敗打破人軍曰敗補敗反諸記傳未見補敗反徐仙民讀左傳唯一處有此音又不言自敗敗人之別此爲穿鑿耳 古人云膏梁難整以其爲驕奢自足不能勉勵也吾見王侯外戚語多不正亦由內染賤保傳外無賢師友故耳梁世有一侯當對元

帝飲詭自陳癡鈍乃成颺段元帝荅之云颺異涼風段非干木謂郢州爲永州元帝啟報簡文簡文云庚辰吳入遂成同隸如此之類舉口皆然元帝手教諸子侍讀以此爲誠河北切攻字爲古琮與工公功三字不同殊爲僻也北世有人名暹自稱爲織名琨自稱爲袞名洸自稱爲汪名勣音藥自稱爲猓音泉非唯音韻舛錯亦使其兒孫避諱紛紜矣

雜藝篇第十九

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承晉宋餘俗相與事之故無頓狼狽者吾幼承門

業加性愛重所見法書亦多而翫習功夫頗至遂不能佳者良由無分故也然而此藝不須過精夫巧者勞而智者憂常爲人所役使更覺爲累常仲將遺戈深有以也 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弘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王褒地胄清華才學優敏後雖入關亦被禮過猶以書工崎嶇碑碣之間辛苦筆硯之後嘗悔恨曰假使吾不知書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觀之慎勿以書自命 雖然廝猥之人以能書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

爲謀也梁氏秘閣散逸以來吾見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嘗得十卷方知陶隱居阮交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故是書之淵源蕭晚節所變乃是右軍年少時法也晉宋以來多能書者故其時俗遞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觀不無俗字非爲大損至梁天監之間斯風未變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傍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畫虎不成多所傷敗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遂便轉移爾後墳籍略不可看北朝喪亂之餘書迹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

於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  
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唯有姚  
元標工於楷隸留心小學後生師之者衆洎于齊末  
秘書繕寫賢於往日多矣江南閭里間有畫書賦此  
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  
則托名貴師世俗傳信後生頗爲所誤也 畫繪之  
工亦爲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吾家常有梁元帝  
手畫蟬雀白團扇及馬圖亦難及也武烈太子偏能  
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  
姓名矣蕭賁劉孝先劉靈並文學已外復佳此法翫

閱古今特可寶愛若官未通顯每被公私使令亦爲  
猥後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郎後爲鎮南府刑  
獄叅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又子並有琴書之  
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  
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  
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  
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都不曉畫直運素  
業豈見此恥乎 孤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所以觀  
德澤賢亦濟身之急務也江南爲世之常射以爲兵  
射冠冕儒生多不習此別有博射弱弓長箭施於準

的揖讓昇降以行禮焉防禦寇難了無所益亂離之  
後此術遂亡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  
解追兵三九讌集常縻榮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  
願汝輩爲之 卜筮者聖人之業也但近世無復佳  
師多不能中古者卜以決疑今人生疑於卜何者守  
道信謀欲行一事卜得惡卦反令怵怵音敕此之謂  
乎且十中六七以爲上手粗知大意又不委曲凡射  
竒偶自然半收何足賴也世傳云解陰陽者爲鬼所  
嫉坎墮貧窮多不稱泰吾觀近古以來尤精妙者唯  
京房管輅郭璞耳皆無官位多或罹災此言令人益

信儻值世網嚴密強負此名便有註誤亦禍源也及  
星文風氣率不勞爲之吾嘗學六壬式亦值世間好  
匠聚得龍首金匱玉燮玉曆十許種書討求無驗尋  
亦悔罷凡陰陽之術與天地俱生其吉凶德刑不可  
不信但去聖既遠世傳術書皆出流俗言辭鄙淺驗  
少妄多至如反支不行竟以遇害歸忌寄宿不免凶  
終拘而多忌亦無益也 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  
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  
以專業江南此學殊少唯范陽祖暅精之位至南康  
太守河北多曉此術暅音豆 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

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  
急亦爲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 禮曰君子  
無故不徹琴瑟古來名士多所愛好洎於梁初衣冠  
子孫不知琴者號有所闕大同以末斯風頓盡然而  
此樂悒悒雅致有深味哉今世曲解雖變於古猶足  
以暢神情也唯不可令有稱譽見役勲貴處之下坐  
以取殘杯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遭之况爾曹乎 家  
語曰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  
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爲教但  
以學者不可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

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爲無益命常昭論之  
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執此並勤篤之志  
也能爾爲佳古爲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煢今無曉  
者比世所行一煢十二碁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碁  
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憤廢喪實多  
不可常也欲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  
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  
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醜汝南周  
瓚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  
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

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  
得一驍者彈棊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憤時可爲之

終制篇第二十

死者人之常分不可免也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  
間與白刃爲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  
人云五十不爲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  
爲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爲汝誠  
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鄴舊山旅葬江陵東郭承聖  
未啟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於揚州小  
郊北地燒磚使值本朝淪沒流離如此數十年間絕

於還望今雖混一家道罄窮何由辦此奉營資費日  
揚都汙毀無復孑遺還被下濕未爲得計自咎自責  
貫心刻髓計吾兄弟不當仕進但以門衰骨肉單弱  
五服之內傍無一人播越他鄉無復資廕使汝等沉  
淪廝役以爲先世之耻故覩冒人間不敢墜失兼以  
北方政教嚴切全無隱退者故也今年老疾侵儻然  
奄忽豈求備禮乎一日放臂沐浴而已不勞復魄殮  
以常衣先夫人棄背之時屬世荒饑家塗空迫兄弟  
幼弱棺器率薄藏內無塹吾當松棺二寸衣帽已外  
一不得自隨床上唯施七星板至如蠟琴牙玉脉錫

人之屬並須停省糧鬻明器故不得營碑誌旒旒彌  
在言外載以驚甲車視土而下平地無墳若懼拜掃  
不知兆域當築一堵低墻於左右前後隨爲私記靈  
筵勿設枕几朔望祥禫唯下白粥清水乾棗不得有  
酒肉餅果之祭親友來餽酹者一皆拒之汝曹若違  
吾心有加先妣則陷父不孝在汝安乎其內典功德  
隨力所至勿剗竭生資使凍餒也四時祭祀周孔所  
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求諸內典則無益焉  
殺生爲之翻增罪累若報罔極之德霜露之悲有時  
齋供及盡忠信不辱其親所望於汝也孔子之葬親

也云古者墓而不墳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  
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然則君子應世行道亦有不  
守墳墓之時况爲事際所逼也吾今羈旅身若浮雲  
竟未知何鄉是吾葬地唯當氣絕便埋之耳汝曹宜  
以傳業揚名爲務不可顧戀朽壤以取湮沒也

顏氏家訓後序

如瓌齠年時受小學於先君習句讀至顏氏家訓請曰豈先世所遺何不授全書先君笑曰童子能知問此可教矣此北齊黃門侍郎祖諱之推所著世遠書亡家藏宋本篇章斷缺吾每留意訪求全本弗獲汝能讀書成立它日求諸好古積書之家當必得之又曰侍郎祖五世生魯國公諱真



齊氏家譜後序  
卿常山太守諱杲卿並以忠義大顯于唐  
世居金陵魯國五世生永新令諱詡與弟  
招討使諱翊因家永新招討十二世生祖  
諱子文又自永新徙居安福傳流至今自  
吾去魯國蓋二十七世去世郎蓋三十一  
世具載家譜可考此書苟得其重刻之以  
承先志以貽子孫毋忽如瓌謹識不敢忘  
既而宦遊南北雖嘗篤意訪求亦弗獲正

德乙亥自陝州轉官姑蘇遍訪始得宋董  
正工續本于都太僕玄敬繼得宋刻抄本  
于皇甫太守世庸乃合先君所藏缺本參  
互校訂而是訓復完因命工重刻以傳蓋  
庶幾少副先君遺志而於顏氏之後或有  
裨焉序致篇曰非敢軌物範世也業以整  
齊門內提撕子孫如瓌仰述先君重刻之  
意亦此意也為顏氏子孫者其尚慎行之

哉

皆

正德戊寅冬十月望日如瓌謹識



聖